

小说天地

土鸡蛋 ● 韦凤英

市内某大型超市,一群穿戴得像城里人的农村老妇人在购鸡蛋,5元钱一斤。购完,也不逛街,她们回到公交站,上车,不用买票,胸前吊挂的贴有照片的老年证,就是她们往返城乡的有效车票,这是政府明文规定的。有了这证,她们在城乡间来往频繁,车厢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。

回到市郊农村,她们下车散开,回各村自己的家。

李兰回到家,已是下午三点。家里就她一人留守,老伴及儿孙都进城打工、上学。她六十刚过,能吃能睡能干活。正好可以办老年证免费乘公交,她办了,就来来去去享受着这一幸福的待遇。

李兰提着鸡蛋躲进她专设的那间房,关门窗,挂窗帘,拉亮灯。坐下,把鸡蛋一只只铺在地上,筐里留下十来个。座位边有一小堆干泥粉、碎干草、大小鸡毛,还有一碗不红不黑亦红亦黑

的液体。她用一根棉签蘸那液体往鸡蛋上潦草地涂上几画,再贴上一条或两条柔软细鸡毛。好了,就成了带血的初生蛋。数了数,有十来个,够了。她把这十来个“初生蛋”小心地放到竹筐。拿过喷水壶往地上的鸡蛋喷水一遍,放下水壶,抓起一把把泥粉疏导着扬撒在湿了水的鸡蛋上,又把沾了泥粉的鸡蛋一个个翻过来,又喷水,最后抓起一把碎草屑扬开。化妆完毕,她把沾染有各样污物的鸡蛋全装进筐里。

第二天一早,李兰搞回一堆鲜嫩的蔬菜放在鸡栏前草棚里。然后走进网着的几百平方米的鸡栏,先把满地的鸡蛋捡起收回屋里放好,再拿来昨天化妆好和未化妆的鸡蛋一只只摆在适当位置上。她坐在草棚前择拣那堆蔬菜,按斤称重一把把用稻草扎好,洒水后装进竹筐,再洒水,菜装扮得鲜嫩水灵。再把卖相不好的丢进鸡栏,任鸡群啄啄。

弄好后她听着歌:我们迈步走在大道上……坐等顾客到来。

一声呼唤,老姐,我来了!是城里的老主顾陈姐,同样胸吊老年证。

李兰把她引入鸡栏。树底下,草堆旁,泥地上都有鸡蛋。陈姐乐呵呵,

忙不迭地捡蛋。李兰为她当参谋,老妹,这几个蛋壳有黑淤血污的是初生蛋,初生蛋有营养。

陈姐听得喜不自胜,把那十来个初生蛋都捡进竹筐。

陈姐捡够了,过秤,6斤没零头,15元一斤,她交钱100元。

李兰说,没零钱找补,青菜以往都卖3元一把,你是老主顾,10元就给你4把了,反正你家顿顿要吃青菜的。

陈姐心满意足,出去等齐了在各家买土鸡蛋的老姐妹,一起坐免费公交回城去了。

隔几日,陈姐逛街,遇见李兰左手提一筐青菜,颜色不怎么鲜嫩;右手提一筐鸡蛋,有十多斤吧,蛋壳和超市卖的一样干净不带杂质。互打招呼后,李兰告诉她,送土鸡蛋和青菜进城给亲戚。

陈姐心里嘀咕:哪是什么土鸡蛋,分明是超市里卖的工厂化生产的鸡蛋;青菜也不新鲜,像是地摊上卖的廉价剩菜,太抠了!卖掉15元一斤的真土鸡蛋,用5元一斤的超市鸡蛋冒充土鸡蛋;买块把钱一斤的地摊剩菜送亲戚。

李兰也在心里说,哼!什么亲戚,能给我儿子升职加薪的就是亲戚,能为我儿孙站稳脚跟,在城市里更好地生活提供便利的,就是最亲最好的亲戚。

和陈姐打了招呼分别后,李兰就走向了儿子领导家所在的地方。

从儿子领导家出来,李兰的鸡蛋筐空了。正好,她又到超市买了满满一筐鸡蛋,很高兴地提回家。

编读桥

本刊刊登的文章均为自然来稿,它们是从诸多自然来稿篇章中挑选出来的。文章的题材大多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,这些经历充满了当下生活的气息。我们常说让文学取材于生活,如何贴近生活,写出有生活本色的作品,就需要作者内在的功夫。除了功夫,更为关键的还有情感。这情感的蓄积和表达,常常离不开本身的真挚。南方的雨季,依然持续。人们在天性中离不开水,却又提防着水。如同文学于当下的情形,读者总期待读到抒发独到情感的作品,却总是与它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只因这是一个可视化或许比阅读更为精彩的当下世界。以上为编读印象。(编者)

万花筒

顺子 ● 刘强

小时候,顺子是我崇拜的玩伴,因为他能吹一手好笛。

顺子比我大三岁,读不进去书,初中未毕业就辍学。他爸没办法,就让他负责放牧家里的一头老水牛。顺子用抓黄鳝卖的钱,买了一支精致的竹笛,常常坐在牛背上吹,笛声婉转悠扬,如春风拂过。

高二暑假的一天傍晚,晚霞如仙子的霓裳缥缈于天空,我循着笛声找到了正在后山草地放牛的顺子。他见到我,停止了吹奏,从牛背上跳下来。多日不见,顺子变得面色黝黑,一件花衬衫遮挡不住健硕的体格,短裤下的小腿尽是蚊虫叮咬的疤痕,脚上的拖鞋半是泥浆。

“强,放暑假了吧?”顺子微笑着向我打招呼。“嗯,顺子哥,你吹得真好听,这支曲子很耳熟,但我想不起叫什么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你呀,光知道念书,不会流行歌曲,这首歌叫《外面的世界》,齐秦唱的。”说完,顺子便开始清唱: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”

“笛子很容易吹响吗?”我端详着那支竹笛,很是好奇。

“是呀,俗话说‘一日笛子三日箫’,你是不是想学?明天过来我教你,保证很快学会。”顺子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第二天,我从弟弟手中抢过牛绳,主动要求放牛,以便与顺子在一起。牛在草地上吃草,顺子就热心地教我吹笛。他先教吹奏的基础知识,再从《数星星》《小草》等简单的曲调教起。顺子对笛子的原理了如指掌,为了便于教学,他冒着危险从后山的山崖上砍回一根细竹,自制了一支笛子。他说山崖上的竹子经历过风霜雨雪,材质细密,内膜坚韧,做成笛子容易吹响,虽然声音没有买来的那支清扬,但更适合初学者。

就这样,我和顺子形影不离,两头老水牛的背上,两个少年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吸引来很多村民赞许的目光。

有一天,天色阴沉,我们吹累了,就躺在草地上,看云朵外的天空,看白鹭划过的优雅。好久,顺子未说一句话,我问他:“在想什么呢?”

“我不想这样一直放牛,我要去南方打工,挣很多的钱。”顺子挤出了一句话。

顺子随后告诉我,他建议把牛卖了,再凑点钱买一台手扶拖拉机,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事效率,还可以将他解放出来打工挣钱。顺子还说,因为这事,他跟父亲吵过多次。

“听我妈说,没读过大学的人,打工挣不了钱,也很苦。”我不希望他抛下牛去南方,因为那样就没人教我吹笛子了。

暑假快结束的一天,顺子兴奋地告诉我,他的父亲同意他去南方打工了,他要闯出一条路子来。临别时,顺子把那支心爱的笛子送给了我,嘱咐我好好学习。

从那以后,我时常在夜晚将这支竹笛吹响,清脆的声音萦绕在村子上空,像是思念,像是祝福,直到我去省城上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回到村子里,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。我打听到了顺子的消息。几年前,顺子外出打工,后来又当了老板。现在一家三口租住在镇上一间民房里,以打零工为生。

我找到顺子时,他的样子着实让我吃惊不小,衣衫不整,蓬头垢面,目光呆滞。“顺子哥,多年不见了,很想你啊,跟我回村子里吧,还想听你的笛声。”我激动地说。

“啊?名牌大学生,你是村里的骄傲,我没脸回去啊,更没心思再吹笛子了。”顺子避开我的目光。

“我大学学的就是畜牧专业,咱村后山植被丰盛,非常适合养奶牛,最新科学证明,音乐能促进奶牛产奶。回来,咱们一起干,吹着笛声放牛。”说完,我给了顺子一个紧紧拥抱。

没过多久,时常从奶牛成群的后山飘来一串串笛声。而我的工作包里,必定放一支竹笛,走村串户闲眼之余,也会吹上一曲,与后山的笛声,一前一后地呼应着。

小小说

借来的亲人 ● 葛鑫

朋友小李的颈椎一直不太好,今日得空,我便陪他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医院里人头攒动,尤其是拍片和做CT的地方,队伍排得老长。我俩站在队伍里,百无聊赖地等着叫号。

队伍前头,一位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头发花白,脊背微驼,戴着一副老花镜,看上去颇有几分学者的气质。我仔细打量他,突然觉得他和我远在老家的父亲竟有些相似。我心里一动,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

老人手里捏着个病历本,我无意中瞥到一眼,上面赫然写着1945年。我心里一惊,这老人竟和我父亲同岁。岁月不饶人啊!我想。

就在这时,护士高声喊道:“做CT增强到一号机房注射造影剂!”机房门口,一位老人被护士拦了下来,说是必须有亲属陪同才能做。我抬头看去,原来是刚才那位老人。

“我亲属一会儿就到,你先给我打上吧。”老人低声说道,声音里带着几分恳求。

“那你先去等会儿,亲属到了再来做。”护士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老人似乎有些无奈。

履齿印痕

今年的燕子不是去年那一对。

许是它们的孩子,许是外来者。去年那对,安静,听话,偶有乱拉屎的情况,但我说上两次,它们大致就遵守了规矩。但今年的不同。今年的燕子聒噪,边飞边喊,老屋里经常回荡它们的尖叫声。特别是小燕子孵出窝,更喊得日甚一日,喊得我眼中冒火。今年的燕子也不讲卫生,飞到哪,屎撒到哪。每每出入,更把墙上撒成世界地图。

于是,我想,等小燕子会飞了,就不让它们住了吧。

那天,小燕子终于起飞了。

五只小燕子,追随着父母,冲出老屋,冲上天空,化成了七个小芝麻粒,最终消失在山峦顶上的云层里。

老屋安静下来了。外边的蛙鸣虫唱,清清爽爽地投入耳际。矮墙外的芦苇,在微风中沙沙摇动,空旷、静谧的,似曾相识的感觉,一下子又回到心头。

把地板扫了扫,把燕子粪便铲了铲,安安静静地、痛痛快快地读了一个下午的书。炭炉上,水轻旋着热气。杯子里,茶香沁鼻。柴门之外,山峦叠影。瓦顶之后,竹纱浸绿。多好呀,这久违的安静。

不知不觉间,天色渐起。抬头,一群芝麻点儿,正叽叽喳喳地,由远而近,像翻山越岭而来的,数学的顽童,一群。

心一下揪紧了。反正能飞,也能找地方住了。我总该为自己,寻回该有的安静。

于是,我便朝刚进屋的,正兴奋着的,还在盘旋的燕子们,不客气地喝了几句。它们惶恐极了,唧唧唧唧地,嗖地几声,便逃入黄昏的云层里。我把门关了起来,把顶上的摇头窗也合紧。就这样吧,一别两宽,江湖相忘。

门一关,天色在外暗了,屋里却像是一种

看着老人落寞的神情,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

小李去做胸片了,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他。老人走过来,我起身给他让座。他冲我摆摆手,示意我坐下。然后,他低着头在走廊里踱了两圈,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过了一会,他又若有所思地离开了。

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心里五味杂陈。没过多久,老人又回来了,这次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护工制服的中年人。老人看了我一眼,冲我点了点头。那护工显得有些不愿意,边走边嘟囔着什么。老人没说话,径直走进了机房。护工也跟着进去了,但没过多久就出来了,嘴里还在抱怨着什么。

少顷,老人也沮丧地走出来。我知道,他们一定是被护士拒绝了。

“我来都来了,你说怎么办呢?”老人自言自语道,“儿女都不在身边,我去哪里找亲属啊?”

我听着他的话,心里一动。我站起来说:“大伯,你看我可以吗?你就说我是你侄女。”

老人似乎有些惊讶,他抬起头看着我,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芒。“啊?太好了,太好了!”他连连点头,“闺女,太谢谢你了!”

我扶着老人走进机房,把家里的电话留给了护士。老人做完检查出来,脸色有些苍白,但精神却好了很多。他一个劲儿地双手作揖,嘴里说着谢谢。

燕子赶



● 秋客

死寂。

真是它们的问题?往年的燕子,难道就真有那么通灵?

不是的,是我最近太心烦。烦雨季淅淅沥沥,烦车辙于泥泞中,烦毛毛虫垂丝如雨,烦自己像被俗事推拉的驴……当心头不够宁静,似乎这些燕子,就成了点爆火药的诱因。是该好好反省了。

我打开门,推开摇头窗,深深舒了一口气。慢慢地,盘旋着的几个小黑点,由远而近,怯生生地,又嗖嗖几下,全都藏进窝窝里。又半晌,交头接耳的声响涌起,或是聊第一天飞行,或是聊老鹰的威慑力,或是,聊聊这个关了门,又重新打开的我自己。

老屋里,似乎又有了生机。这群燕子,就这样又渐渐与我熟悉。脆脆的,嫩嫩的,多像山中的微雨。

挺好。以后,我会更加爱护这些失而复得的邻居。

散文

南北石雕 ● 刘乾能

三年后,师傅带着赵小木和张二胜来到料场,让他们各选一块石料。赵小木说,我年长,师弟先选。张二胜还想推辞,赵小木坚持让他先选,他只得选了一块红砂石。赵小木也选了一块青石。选好石料,师兄弟同时望向师傅。雕什么,你俩自己定。半个月后交作业。说完这话,师傅转身,背着手回屋去了。

赵小木和张二胜围着自己选好的石料,眯眼仔细看过去。赵小木抓起一枚整子,在石料上比画。张二胜拿过粉笔,在石料上又描又画。

半个月时间转眼就到,师傅来了。青石雕,是绽放的玉兰。那花瓣,线条细腻,层次清晰,青石的浅白,恰到好处呈现出玉兰高贵典雅的质感。红砂石雕,是二龙戏珠,两条腾云驾雾的龙盘踞左右,龙须龙爪栩栩如生,尤其那周身的鳞片,均匀饱满,透出无限力道。

看着眼前的两件作品,师傅微微点头,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

突然,师傅抓过一把小铁锤,照着两件作品砸开了。只见他一锤砸掉青石上的一朵玉兰,一锤敲掉红砂石上的那个宝珠。砸完,扔下锤子,一句话也不说,转身就离开了。

赵小木、张二胜见师傅的脸色瞬间两变,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。见师傅走远了,这才转脸对视,面面相觑。

师兄弟二人回到房间,闷闷不乐,仰头倒在床上,眼睛看着天花板,脑海里全是师傅砸石雕时的情景。

忽然,两人不约而同从床上一跃而起,“难道是……”“对,肯定是师傅在考验我们。”说完,两人相视一笑,抓起工具冲出房门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师傅来到院里,见被自己砸过的那两件作品重又摆在长桌上。他凑向前,仔细看。这一看,直看得他目瞪口呆,嘴巴大张,似乎所有的惊讶都堆积在脸上。

原来,被他敲坏之处,有了全新的变化。玉兰花消失的地方,已经深凹下去,凿出一个鸟窝。窝里,三只雏鸟张着小嘴,嗷嗷待哺。憨态可掬的神情,让人顿生怜爱之情。而那颗宝珠消失之处,重又出现了一颗,只是,那颗宝珠含在一只蟾蜍张开的大嘴中。那颗宝珠,还能在嘴里灵活转动,只是任凭怎样,也无法从嘴巴里取出来。

很多年以后,人们发现,南方石雕线条细密,无论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,无不活灵活现,栩栩如生。而北方石雕,往往线条粗犷,浑厚拙朴,无不以写意见长。

南北石雕,从此有别。